



咏洲 摄

姜满珍

近期全国象棋团体公开赛在五号山谷隆重开赛,让我这个从小在朱亭街上长大的女儿乐开了怀。说起这个象棋赛,与曾隐居在朱亭蓬源峰的李泌有极大的关联。李泌七岁时以一首《咏方圆动静》(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聘材,静若得意),赢得了宰相张说与唐玄宗的赏赐。文化引领经济,文旅融合发展,来自七个城市的象棋高手在风光旖旎的地方,在冬阳朗照的时节,痛快淋漓地难分伯仲,让涑口区的爱好者大开眼界,拍手称赞。

小时候,我常随着大人去朱亭集市凑热闹,来自攸县、衡东、湘潭、醴陵等地的商贩、农民们云集朱亭,人山人海,人声鼎沸的盛况依然如昨。从我去县城念高中,然后就业、结婚、生子,直至儿子长大成人,历经二三十年,朱亭从繁华兴盛至日渐车马人稀,老街房屋破败,有的老宅还被大火烧毁,有的坍塌无人问津。有段时间朱亭镇的名字被改成了黄龙镇,好不容易被有识之士重新更换回来,打造千年古镇朱亭,重振朱亭雄风。

经过两年多的“创作”,现在的朱亭古镇旧貌换新颜了,尤其是五号山谷民宿团队入驻,将沿江大码头这一线民房来了一个全新的精雕细琢,整体以木质结构“修旧如旧,建新如故”的原则重新打造。室内、室外的栏杆全用黄色的竹子制作而成,空调外机也穿上了竹制“外套”……整体都趋向原生态、环保型风格。著名作家聂鑫森说:“这个搞得真好,除了房屋结构没变,其他都看不到一丁点痕迹。”工匠们融合了古典气质,增加了现代元素,架起了通向全球的网络设施。室内各类绿植被摆放在白色墙壁的房间,给室内增添了生机和活力,有鹤掌柴、绿萝、发财树、龙血树、散尾葵、银叶金合欢等植物。好几个房间的浴盆安装在进门的阳台上,想想一边泡澡,一边倾听湘江河畔的潺潺流水声,抬头仰望湘江河上的星空和月亮,享受朱燕来朱亭不曾度过的幸福时光。

在朱亭五号山谷上游湘江中,有闻名遐迩的挽洲岛,远趋于原始村落,至今还没有通车。春赏油菜花,夏品青玉甜瓜,秋赏各类水果,冬拍暖阳夕照。朱亭五号山谷江对岸还有曾经名气不凡的原种场,那里春天有清香扑鼻的茶,秋天有甘甜可口的橘子,黄澄澄的王十万黄辣椒遍布各家各户的菜地。王十万黄辣椒是国家地理标志、涑口区的品牌农产品,黄辣椒蒸鱼可让人吃上两三碗饭哦……

朱亭五号山谷依托在宽阔的湘江河畔,背后的靠山是有名的长岭,因山长而取名长岭,是曾经享誉全国的林业基地,吸引了好多个国家前来参观。繁多的野生动物、诸多植被至今还生生不息地展现在更加郁郁葱葱的长岭上。昔日为行走山路提供茶水的展翅欲飞的亭子,虽然被风霜雨雪侵蚀得残败不堪,那种慢生活的痕迹依然可见。

在朱亭五号山谷的北边有一条小河,这里的村民称它为小队河,这条小河的水缓缓融入湘江,河岸上吊脚楼曾依次林立。记得小时候常常听谁家女儿嫁到了小队河,眼里满是羡慕。后来国家修三门航电枢纽,水位的自然提升,不得不拆除了吊脚楼。小队河的另一边现在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停车场、恒温游泳池全新建造,游客可坐沈从文笔下的拉拉渡上岸,品酒用餐、晒太阳、听音乐、游泳……很有几分苏东坡先生“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的意境。



亿万年前火山爆发造化的山水奇观,熔铸的经典文明霞彩,凝聚成远古的呼唤。我走进这片令人神往的土地,目睹美丽的高原风貌,内心充盈着激动和瑰丽的遐想。

——题记

## 腾冲归来五章



银杏村里金色的落叶。 寻晓燕 摄

谭仲池

### 第一章 国殇墓园

凝望叠水河畔,小团坡下,那片片树叶葱茏、绿草如茵的山地。冬日的太阳给它镀上了金灿灿的光芒。这块占地80多亩肃穆而庄重的墓园里,长眠着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的血肉之躯。是岁月的烟雨和乡亲们自觉自发地建造的国殇墓园,在向前来吊唁英烈的人们诉说,耸立在墓园的所有梁柱、牌坊、墓碑,都是腾冲的父老乡亲和各界人士倾情捐款出力,用坚硬的火山石雕砌而成。这些石雕的胸腔里,依然奔涌着烈士们的忠勇热血、跳动着英雄们的不朽灵魂。我知道,墓园无语,青山常伴,飞雁低旋,河水呜咽,它们是在用血染的沉重怀念与赤诚的敬仰虔诚守护着这些与日寇浴血搏杀、为国捐躯、壮烈牺牲的将士。它们相信烈士们用生命彰显的民族精神、刚烈意志、家国情怀与铁骨钢胆,会和他们的信仰在这片土地上延续升华发光。

是的,“人民若有记忆,记得亲,记得痛;国家若有记忆,识来路,知归途。”

是的,我是来这里寻找血火记忆、民族之痛、国家之殇、同胞之亲的共和国同龄人;我是来这里重识来路,更加明晓归途的炎黄子孙。

伫立墓园,我在一蹴即冲峰陷阵、赴汤蹈火的将士们的雕塑前沉思,深深地感受着国泰民安、山河无恙、清气乾坤、日月光明,都是安静地躺在这里的将士们的情之所系、血之所流、身之所碎、心之所向、梦之所归。

我在想像,无论是艳阳高照、白云飞渡,还是夜色深沉、月光如水的时刻,只要他们醒来,一定会依然听着冲锋的号角、惊天的呐喊,看到升腾的炮火硝烟、乡亲们期盼的眼光。他们的胸腔,会有奔流的大河,巍峨的高山;他们的眼前,会有田野舒展的禾苗在吐金,山坡火红的野花在飘香;他们的耳边,会有美丽的校园孩子们在纵情歌唱,会有宽广的大道,繁华的街市,嘹亮的汽笛在鸣响。

更多的痛,更多的苦,更多的难,更多的煎熬,更多的忧伤,更多的拼搏,更多的给予,更多的担当,更多的坚守,更多的欣慰,一定会继续留在自己的心里,留在时代澎湃的波浪里。

此刻,风吹树木花草轻轻摇曳,有丝丝清冷浸入我的心口。天空的云,变成小铅块,掉进我的胸腔,我深深意识到自己生命的使命和责任。这就是,决不能忘记悲惨的过去,决不能忘记曾经的国殇。

我愿自己也像一块火山石,不要老去,不要老去,要永远守护这这英雄永生的土地。



和顺古镇前有一条小河,仿佛玉带环绕,又名“河顺”,取“士和民顺”之意。 寻晓燕 摄

### 第二章 银杏村

2400年前,春天的风和雨,滋润着火山怀抱的这个偏僻村庄。一株从苏州移来的银杏树,就种植在村口的火山土上。种银杏树的人走远了,留下了银杏树的累累果实和关于银杏树的故事。高山之巅的村子和银杏树一样,便在漫长的岁月繁衍生长。火山石铺的路伸向四面八方,一群群牛羊在山坡上悠闲游荡。火山坡上种的茶树,用茶叶的清香滋润着山村姑娘的容颜。山村的灯火和银杏树的金色叶子,点亮了天上的星光和山寨乡亲们的希望。银杏树结的籽,落在地上又长出幼苗,又长成大树,又长成一片金色的海洋。火山悄悄地托起一片片金色的霞云,去装点着山里人斑斓的梦想。在云海里耕耘的山民,用古老的仪式祭拜天地,用血性呼唤光明。山花野草、泥土沙砾、蝴蝶飞鸟一齐睁大眼睛,它们生命的世界,打开了瞭望远方的天窗。在生长美丽的向往,挂满白色的银杏果的时光走廊上,泥土编织出了山歌,石头学会了歌唱。山野的风,穿越层峦叠嶂、峭壁峡谷,领着少年走向诗的远方。一个古老的村落,在时代的潮涌里,变成一条航船,载着蓬勃的青春和期待远行。勤劳智慧的村民用山顶上的白云描绘新生活的图景。眼前千棵、万棵由绿变黄的银杏树,推拥着村庄不断变大、变美、变富裕、变辽阔了。

我飞翔在这片金色的云海里,看到地上的车流、人流都变成了彩色的波浪。

### 第三章 和顺古镇

距腾冲市城西4公里处,有一片葱绿山峦、明净湖泊、玉泉溪流环绕的色泽斑驳的古老建筑群落。其间建有寺观庙宇、石街街巷、水榭亭台、牌坊宗祠据称为全国最大的乡村图书馆——和顺藏书楼。

600年的悠悠岁月,人世沧桑,大盈江的水由东北向西南款款从坝子中间穿过,顺着乡间的小河流过村前,终于孕育出这颗璀璨的明珠,放射着和顺文化的不灭光芒。

我沐浴午后的阳光,走进和顺古镇的绿荫、院落、石道和楼台亭阁、碑匾文字的尘烟及临湖鸭叫的涟漪里,去寻找遥远古镇的马帮蹄印,馆藏典籍的淡淡书香,是想梳理历史沉淀的万千风情,山水相恋的自然灵魂和人间冷暖的风雨雕痕,乃至悬挂在屋檐下的玉米结成的串串乡愁。夕阳浮上远山,古镇已融入斑斓的暮色。高

天流云开始归于平静的流动,湿地扁舟停泊在洗衣亭前,凉风吹落的香樟树叶,飘散在屋顶上。一切的声响和律动,都慢慢隐入古镇的神性。我的脚步也渐渐踏入朦胧的山水水墨画中,只有我内心的眷恋仍随着身影依然缠绕在湖边的栏杆上。

此处最是留人处。绿色的芭蕉依偎在岸边巨大火山石旁,朝着清波里的倒影在静静抒情。茶楼的门敞开着,缕缕茶香,正挽着少女的流盼,在剪裁楼下少年的风华。是不是有一段铭心的遇见,曾在杯中沉淀,就像灯笼透出的红红暖色依然在脸上发烫。

我想这里的岁月一定常蕴诗意,就如同这里的故道,环抱着古镇日复一日地在书写和重复吟唱贯穿了一个人一生的朝阳和晚霞,月隐与星灿,还有夜的深邃和顺畅……

### 第四章 高黎贡山

高黎贡山被浓绿染青,被岩石托起,被山泉滋润,它在鸟儿的飞翔里,望穿白雾迷障。老乡说:山高入云,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我惊奇这九十九座火山之中的山,不知道它曾经过什么样的风云变幻和霜冷露寒,才有今天带给我的高贵和巍峨,欣喜和激动。

我决定徒步攀登这座神秘古老的火山。我梦中的那些古老的树,那些奇异的石头,那些湍急的河流,那些奋飞的苍鹰,那些如蛇的古藤,现在都站在我的眼前,朝我睁大眼睛。看着我矮小的身躯,发出阵阵绿色的友好笑声。望着眼前的一切,我倍感亲切,又满怀敬意。我在仰望自然界的空灵纯粹,和它创造的迷人景色。我血管里的血在涌动,就觉得握着手杖变得柔软。我感激火山今天接纳了我,我一定要用石头的骨骼,撑起攀登的勇气。

这条路是朝天上开的,这条路是挂在石壁上的,这条路是直达白云深处的。我跨过一道石头拱桥,泥泞的山路溅出水花,峡谷就在身边,瀑布在头顶泻泻。我像走在古老的神话里,感觉火山的怀抱到处都藏着深不可测的秘密。海拔越来越高,我不得不大口呼吸,不得不

当心脚下的坎坷,不得不神往仙人的踪迹。爬过陡峭石径,穿越险壁,野花摇曳,蜜蜂盘旋,灌木牵扯我的衣襟,树枝撩拨我的头发,嶙峋的巨石拦住我的去路,只留一个侧身能走的缝隙。

我知道没有退路,只有向上。我要在这大山的纵横里,找到相依为命的兄弟,或者像山鸟那样,贴着云彩在波光里奋飞,把自己的影子抛向山脊。

我的呼吸变得更加急促,吐纳着深山的草木气息。我朝山顶望去,仍见不到白云的影子,顿时心里一片空寂!幽暗、疲劳、心跳、腰酸、腿痛一齐向我袭来,汗如雨滴打湿了身上的冬衣。上山的路还有多远?我在问身边的枯树、野草和地上的沙粒。我不由自主地停下来,脱下汗湿的衣衫,慢慢地沉静地大喝一口矿泉水,想用它驱走一身的软弱和意志的动摇,把自己变成一棵树,在火山的背脊挺直!

这个时候,我才发现高黎贡山在渐渐变小,而我自己却变成抵达山顶的石梯。这一天的登山日记,我写在2000多米的山顶,是用一个老者的脚印和生命的火焰。

### 第五章 阿佤族的歌声

朋友,请你听我讲一个故事,听我为你送一支新时代的赞歌。

我从来没有在这样高的山寨听过这样美丽的歌声,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兴奋和快乐!

层叠入云的高山茶园,青翠欲滴的榕树林园,筒车旋转,水冲石椎的古老农耕作坊,就在眼前定格成一幅阿佤族的生活图景。

这么美的绿水青山,这么富饶的山寨田园,簇拥着幸福和真爱一齐涌来,将一幅乡村振兴的宏图在蓝天下铺展。阿佤族的姑娘种的茶、栽的花,格外的香艳,都变成了美妙的音符。小伙伴的玉米、栽的水果,都已联结山外的道路,变成了神奇的五线谱。

阿佤族的新歌,连群山,连河流都听得懂。2020年1月9日,妩媚的青山展开了笑颜,金色的银杏树化作彩霞,山里山外,乡村村

庄,都一齐在欢呼,都在放声歌唱,百灵鸟欢快地在空中划出七彩斑斓。司莫拉迎来了敬爱的习近平总书记,这一刻山上的一品红开得格外红艳,山寨楼圈的红灯笼镀上了金色的光辉。

阿佤族人唱响的心中新歌,就像春天的风吹开了满山满谷的鲜花,吹开了人们脸上的灿烂笑容,吹艳了山山岭岭的斑斓盛装。“要让幸福的山村更加幸福。”欢呼的人潮,跳起舞蹈,汇成一条喧响的河,绕着山寨欢腾不息。

这是诞生幸福的地方,这是草木芳华欣荣的天地,岁月流淌甜蜜,山脊长出翅膀,炊烟飘出诗意,树林变成画笔。

这一滴滴感恩的热泪,流在生活的旷野;是梦想的花朵,在绽放激情的涟漪;是丰收的种子,要播向辽阔神州,收获辉煌的希冀。

今天我就要离去,可我的情,我的心已留在司莫拉。因为我已把这里当作自己的故乡。

诗新韵

## 生命的通道(组诗)

胡金华

### 罗蒙山连着井冈山

在湘桂黔大山怀抱的通道  
苍翠低矮的罗蒙山是一张椅  
在长江珠江水系的分水岭  
渠江从罗蒙奔出又拥抱着罗蒙  
抱成一张山水相依的太板

罗蒙山群聚首是一只只重重叠叠的耳  
红军将士焦急等待破国的消息  
此刻的罗蒙山就是一张弓  
伟人万里长征首次拉起了弦  
一箭中的,搅动满天星河

罗蒙山啊,前世和罗霄山是亲兄弟  
相认在1934年12月12日  
三个小时决定红军和中国之命运  
仅剩的三万多官兵由此转兵  
向西向北向东向南  
黎坪、遵义、延安、西柏坡、北京  
革命的洪流就这样席卷中国

当我慕名而来瞻仰  
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  
依然看到一盏马灯  
在鸡鸣三省依旧闭塞的小村  
想象当年西行的灯火如何点燃  
理想信念照亮脚下的路

### 宝庆会馆的天井

渠水边,古枫下  
罗蒙山脚的宝庆会馆  
山脊里的边边角  
高军驻扎地还有上千米  
唯一的戏台无人演出与欣赏  
宝庆府曾管辖过湘韶山  
说着家乡话的会馆  
不知是否牵过伟人的乡愁  
只知他依天井而卧  
一个下午盯着天井上空  
北边去不了走西边  
思绪跳出天井就是长空万里

### 恭城书院的争吵

书院稳坐在罗蒙山的靠椅上  
位居八卦图的中央  
如一个紧握的拳头和铁锤  
山下急转的河湾像一把镰刀  
天生是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图腾

当年入夜的灯光刚刚点起  
大声争吵声比枪炮声还响  
吓坏了山神吵醒了红军的领路者  
这是一路急行军急争辩的高峰  
知向谁地  
毛泽东掷地有声  
北去湘西又是口袋  
不能让沅江变成第二个湘江  
手里的报纸甩在桌上  
洋顾问气得甩手而去

真理面前无主次  
命运的漩涡里顾不上个人进退  
此刻,会议室的油灯换了个芯加满了油  
一群中国的精英就这样试图自己主宰  
决定大军事西出贵州黎坪  
探索未来转危为安的路径  
名不见经传的书院从此名扬天下

## 瞻仰(外一首)

林力博

青山埋忠骨  
站在巍峨的墓碑前  
俯首长揖  
仿佛听见了  
当年的厮杀  
枪炮声在山谷回响  
仿佛看见  
飞虎队的勇士  
驾一队雄鹰  
一次次杀入敌群  
那些俘虏  
失去了往日的风光  
像秋风扫落叶后的树丫

是啊  
青山永远不会忘记  
历史的伤痕  
青山更会记住  
最后一战胜利的光芒

### 椒林篝火

山村被照亮  
鼓吹呼着  
击鼓的姑娘  
笑脸如花绽放  
舞和歌  
是深山里的新宠  
诗一般的舞步  
和火苗交融  
一天的疲劳  
成了树上的鸟巢  
鸟依然没睡  
瞧着一地的舞痴  
发呆  
围坐的椒林老乡  
火光映亮  
他们欢喜的脸庞